

火红的春联迎新年

□史建会

刚进腊月,不少地方的集市便已是春联的天下,那红红的春联别在绳上、铺在地上,笑盈盈地召唤着人们把它们请回家。

没有春联就缺少了年味。现在很多乡村依然有写春联的习俗。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擅长舞文弄墨的“秀才”为乡邻们书写春联,尽管丰富多彩的印刷版春联很流行,但手写的春联包含着传统年俗的厚重感和味道,还是让不少人爱不释手。

就拿我们老家雄安新区来说,饱含乡情的手写春联依然深受乡亲们待见。记得大伯年轻时在县粮局当会计,写得一手好字,打我记事起,他就帮人写春联,一写就是几十年。

写春联的人不仅要字要漂亮、洒脱,还要人缘好,要不然乡亲们怎会愿意登门呢?小时候,快到过年的时候,一大清早大伯就把写春联的桌子搬到院子里,研好墨,摆好纸笔,还有那本以备不时之需精心摘抄的春联“大全”。往往是大伯刚把桌子摆出来,就有乡邻拿着红纸来了,“叔,这是我家的红纸。”“大兄弟,我把纸放这儿了。”写春联几十年,大伯维系的不仅是远亲近邻的亲情,还有更让他看重的那份至深至爱的乡情。村子百十户人家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和大伯唠叨唠叨,所以大伯

静守光阴一岁新

□马亚伟

除夕夜守岁,是最具仪式感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守岁是过年的核心,是名副其实的仪式。过年的其他活动都是铺垫,守岁才是最为郑重、最有深意的仪式。

除夕夜,忙年基本结束,人们终于有闲暇坐下来了。家人围坐,时光温柔。这样的时刻,才能真正感受到“过年”的滋味。过年,送走旧年,迎来新年,年就是这样“过”来的。

守岁,“守”字是一个温暖的字眼。一个“守”字里,有太多的内容。除夕夜静守光阴,想必每个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时光的流逝:旧年即将流逝,时光的沙漏滴落了太多的故事和情感,点点滴滴的时间里我们的珍惜和挽留;新年马上到来,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?那样的时刻,我们的心情是复杂而微妙的。盼望新的一年早点到来,又怕时光流逝得太快,来不及抓住什么。我们的心中,有珍惜和怀恋,也有憧憬和期许;有失落和忐忑,也有欣喜和豪情。一年中,很难有这样一段时间,让我们如此心怀虔诚地静对时光。平日里我们的脚步太匆忙,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,我们彻底停下来了。停下来,一分一秒地计算旧年还剩多少时间,计算新年还有多久就要到来。守岁,既表达对旧年的怀恋,也表达对新年的渴望。静守光阴,辞旧迎新,岁岁温情。

守岁的“守”,也包含团圆相守的意思。守岁,也是难得的一家人静静相守的时光。长辈们感慨时光太快,一眨眼的工夫,孩子都长高了一大截;孩子们总嫌时光太慢,总也长不成大人模样。一家



人对每一家的情况都了然于心,至于写什么,怎么写,什么内容更贴切,大伯心里都有数得很。

大伯写的“福”字最好看,饱蘸笔墨,一气呵成,用笔厚重圆润,一幅幅溢满吉祥祝福的“福”字就跃然纸上。这个斗大的“福”字,是家家户户必须要有的,贴在一进院门的影壁上,这大大的“福”字,乡亲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上面了。

工夫不大,大伯书写的春联和“福”字就搭满了院子,到处都是红彤彤一片,煞是喜庆!在厨房忙活的大娘听到乡亲们不住的夸赞声,总是开心地说:“一辈子就这点儿本事!”

印象里,小时候看到乡下过年有一种习俗,就是家里、屋里、门前,凡能够贴红纸的地方,都要贴上,看着红红火火,热热闹闹,吉祥如意。第一个紧要写的是贴在街门对面墙上或树木上的“出门见喜”,寓意大年初一出门就能够看到喜事、好事,图的是吉利。院子里要贴上“春光满院”“四季生辉”,梯子上要贴“步步高升”,车辕上要贴“日行千里”,牲口棚、猪圈、鸡窝要贴上“六畜兴旺”,粮囤上要贴“五谷丰登”“粮食满仓”等。没有多大名堂的地方和物品上,要贴巴掌大的小“福”字。总之,到处是一片红红的春联和“福”字。家家户户要贴这么多春联和“福”字,大伯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。

到了除夕,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。满街筒子都是红红火火的春联,映红了整个村庄,映红了男女老少的笑脸。年,在春联的招引下,也款款走来。

人聊着一年来的收获,盘点着经历的幸福时刻,期待着新年里风调雨顺。乐观的人们,会在守岁的时候,把一年的得与失做个比较,也把一年的酸甜苦辣浓缩一下,到了最后,一年中只剩下美好与收获,只剩下甜蜜与幸福。忘却不如意,牢记如意事,一直是人们的生活智慧。我们的话语里,都是欢乐喜庆,都是吉祥如意,图的就是大吉大利、顺风顺意。守,是家人之间温暖而深情的守护。真心相守,相伴流年,给予彼此慰藉和幸福。

守岁,一家人欢声笑语,享受最温馨的时光。依稀记得,幼时守岁,祖父和祖母总是稳稳地坐着,颇为郑重。父亲陪着祖父、祖母聊天,母亲则负责添瓜子、花生等各种吃食。我和妹妹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,时间久了之后总是打瞌睡,祖父和祖母使用各种方式吸引我们,不让我们去睡。母亲告诉我们,小孩子守岁,是在为老人祈福,寓意老人长寿。我和妹妹听了,不敢马虎,安安心心跟家人一起守岁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讲故事,做游戏,把长长的夜守成温暖的年。

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,说说笑笑间,新年就要到了。那样一个新与旧的分割点,是极为神圣的时刻,人们通常用倒计时的方法来彰显那一刻的不同寻常。每年的春晚,必定会有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。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,新年的钟声终于响起来了。举国欢庆,我们也欢呼起来,做出拥抱新年的姿势,来表达喜悦之情。

旧岁已逝,新年即将到来。静守光阴一岁新,安度流年四季春。新的一年,有新憧憬、新希望、新收获。我们踏着春天的鼓点,走入温暖的世界!

年是一根亲情线

□耿艳菊

一脚踏进腊月的门,年就像生了翅膀,“嗖”地一下落在了枝上。出门在外,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谈论最多的是:嗨,过年回家吗?票买着了吗?

想起几年前买票回家过年的往事,那年在网上订票,家人睡不着了,清晨五点起床盯着电脑。车票姗姗来迟,八点开卖,购得两张,一张是中铺的、一张是上铺的。我有一点不满意,带着幼子,自然希望来一张下铺的。无奈随机订票,由不得选择。家人却是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,说能买到已属幸运。

晚上取回票,先生捧在手上,如获至宝,观之再三。然后交给我,叮嘱放好。我取笑他,不就是票嘛,不至于。于是很随意地塞在钱包里。躺在床上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下床拿出票,按照先生的嘱咐放好,这才安然入睡。

从前看《熊出没之过年》,那趟开往团结屯的列车,可爱善良的熊兄弟帮助光头强回家过年,完成团聚的梦想。历经波折,令人感动。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在外忙碌了一年,总想回家看看。给心找一个靠岸的港湾。所以,每一趟开往回家的车都应被感激。

小时候是顶喜欢过年的。母亲总会说,等到过年时,每人添一套新衣;等到过年时,炖一锅肉,吃个够;等到过年时……因此,就盼呀,掰着手指头数着年的脚步。腊月十五已过,大人们就忙开了,蒸馒头,炸吃食,杀鸡宰羊;清洗家里的桌椅、瓶瓶罐罐,清扫角角落落。这时,小孩子们也放寒假了,我也被父亲委以重任。堂屋摆放着的瓶里的花(用布做的)落满了尘,我把它们抱到井边,很仔细地一遍一遍洗。那时觉得能为过年做些事,加入大人们的行列,很了不起。忙完了,我揣着红红的手跑出去,走在胡同里,听着从人家院里传来了刀在砧板上的声音,还有太阳出来,冰雪消融,屋顶上“啪啪”的滴水声,竟觉得如此美妙,心里甜滋滋的。

现如今,长大了,对年的热情也减了,但还是会盼。月是故乡明,水是故乡甜,年是故乡最有味。外面的世界再好,也难留游子的思乡心。是啊,经年未见,不知道母亲的头发是不是又白了两根?不知道父亲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?

小虎队的《爱》唱得好: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,串一株幸运草,串一个同心圆。年就是这根线,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亲人朋友们串在一起,成为一个同心圆。

盼年,其实是盼团圆,盼爱,盼这根叫爱叫亲情的线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,把我们紧紧团聚在一起,成为一个同心圆。

年在心里

□孙志昌

一进腊月门,母亲就开始忙活了,好似天天有干不完的活儿。过去,需要母亲用手去做,现在好多是现成的,母亲还是照样在忙。

小时候,家里条件不好,只有过年时,我们才能穿新衣,吃好吃的。那种盼过年的时候,一刻也不得安宁。实在憋不住了,就问母亲,怎么还不过年。母亲一句“快了”就把我打发了。我知道,母亲在为过年而愁,盘算着怎么过年一家人才高兴。有时,如果我说一句吃得不好。母亲总会说一句:“年在心里就好了,吃什么是次要的。”

条件好了,过年时,可选择的东西多了,母亲就会尽量满足我们的心愿。离过年还早,母亲就会问我们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,哪像过去,反正年三十晚上把衣服给你拿出来,初一穿上就行了。

母亲打扫卫生时,会将一年到头从来不动的地方,翻个底朝天。母亲准备吃的,就是包子、馒头,还有炸鱼、炸藕合、炖肉。其中,炸藕合是我最爱吃的,妹妹爱吃鱼。母亲总是尽量把我们爱吃的东西多准备点儿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解馋了。

后来,我们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都不怎么在家。家里的条件也好了,一过年,母亲就问“你们想吃什么”。这样的话,过去母亲可不敢问,因为问了,也拿不出来。有好东西,父亲就买现成的。母亲就省事了,即使这样,母亲也是很忙,每天早饭后,就开始盘算着要做什么。我就问她,现在过年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准备了,是不是感觉没有过去有意思了。母亲说:“只要年在心里,就是过年。”

“年在心里”,这句话让我明白了,这么多年来,母亲对过年是那样的热情,那样的用心。原来都是因为年在心里。

年在心里。只要心里有年,就会有那样的喜庆与快乐。心里有年了,自然就会表现出来,就会为此而努力。

年在心里,就会有那份激情与快乐,更会感受到年的魅力,品味到浓厚的年味儿。